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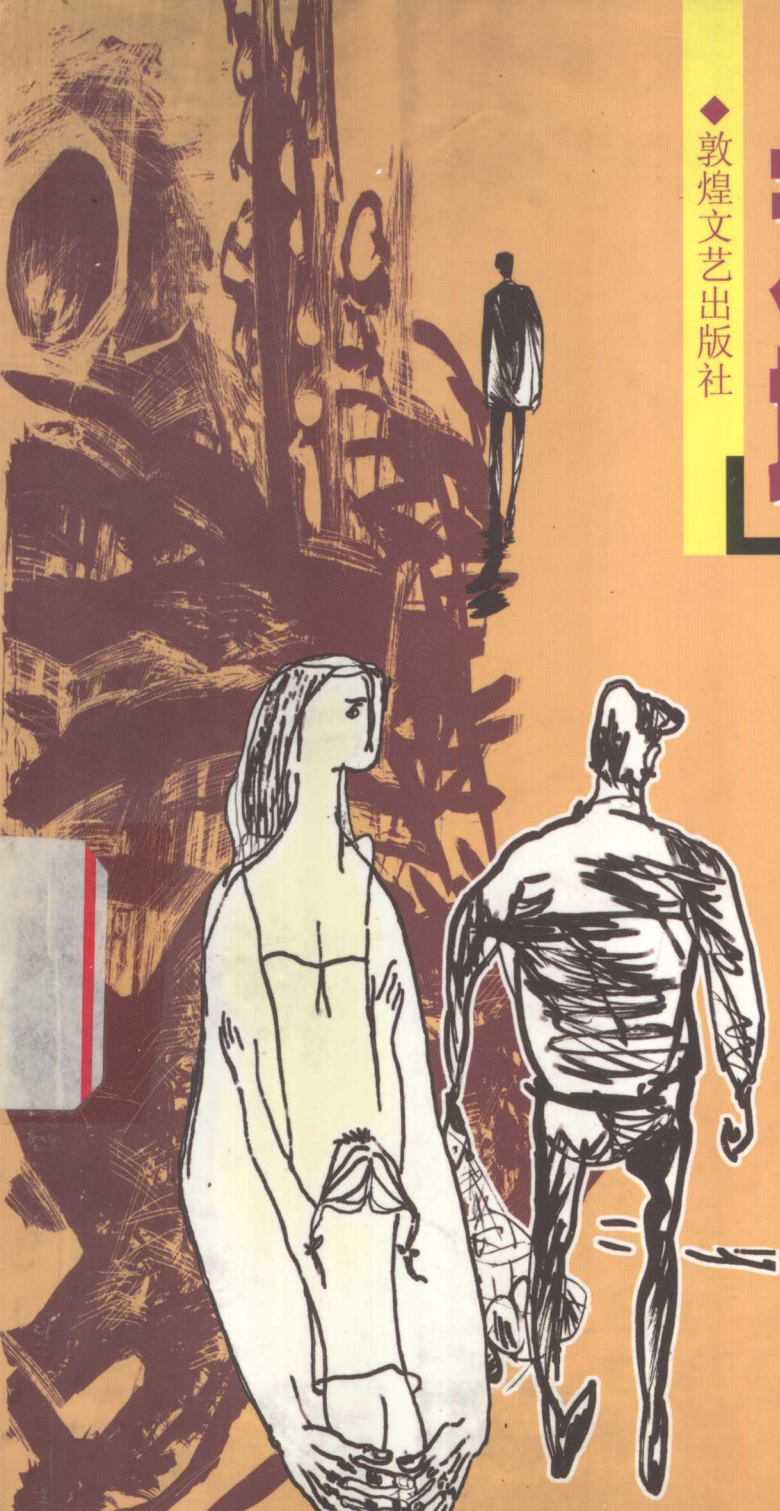
◆ 雷志宏 著

荒塬

◆ 敦煌文艺出版社



黄土地长篇小说系列



荒原

◆ 敦煌文艺出版社

黄土地

●
黄土地长篇小说系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塬/雷志宏著.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7-80587-635-5

I. 荒... II. 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6542 号

书名 荒塬

作 者	雷志宏
责任编辑	刘兰生
装帧设计	刘惠星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印 刷	兰州人民印刷厂
开 本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25 插页 2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7 - 80587 - 635 - 5/I·542
定 价	23.6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我用尖刀冷静地挑开动脉，望着鲜血汨汨流淌……把它献给爱我的、恨我的、赞扬我的以及诅咒我的人。

最后，我拖着流尽鲜血的躯体湮没在浩瀚而苍凉的荒原。

——作者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3)
第三章	(38)
第四章	(49)
第五章	(58)
第六章	(71)
第七章	(85)
第八章	(94)
第九章	(108)
第十章	(112)
第十一章	(122)
第十二章	(128)
第十三章	(143)
第十四章	(156)

第十五章	(166)
第十六章	(187)
第十七章	(206)
第十八章	(216)
第十九章	(229)
第二十章	(237)
第二十一章	(249)
第二十二章	(267)
第二十三章	(282)
第二十四章	(291)
第二十五章	(299)
第二十六章	(312)
第二十七章	(318)
第二十八章	(339)
第二十九章	(360)
第三十章	(388)
第三十一章	(400)

第一章

这是一片萧瑟沉寂苍凉悲壮的荒塬。

这片方圆五千多亩的荒塬,俯卧在峰峦起伏的祁连山脉西侧,静静地守候在幽深狭长苍茫千里的河西走廊尾端。远眺那由南往北平缓起伏的地貌,像是面对一个被大山抛弃的孩子,孑立于此孤苦无奈地向上苍哭诉着自己被遗弃的痛苦。从远方峡谷深处吹出的凛冽寒风,在吹得这片荒塬瑟瑟颤抖的同时,又裹挟着它的哀鸣散布到周边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任其飘落在广漠荒滩那无穷无尽的褐色石缝里,以及连绵不断的灰黄沙丘上那长年枯萎的草丛旁。

由于面对着祁连山一个名叫黑虎口的大峡谷,这片荒塬便被那幽深峡谷经由千万年雪水冲

刷和山洪爆发所形成的人字形深沟，正好孤零零地夹到了中间。顺着峡谷里曲曲弯弯布满卵石的河床朝上走，很容易产生一种会被周围险峻陡峭的绝壁挤压吞噬的恐慌。每年夏季，如能碰上暴风骤雨，黑虎口就会吐出滔滔湍流夹杂着黄土沙砾枯枝败草急切地奔向远方的疏勒河。奇怪的是，这猴年马月才能见到一次的明明是承载灰黄浊流的沟壑，却被当地人起了个莫名其妙的名字——黑水河；那幽深陡峭的沟壑便是黑水河的河道了。一年中，倘能遇到风调雨顺的日子，从那沟壑里还能听到几天流水的声音；但秋季一到，那宛如小溪的河水便立马就断流了，紧接着那覆盖在干涸河床上的泥沙，便会被呼啸的西北风一层层掀起，并抛入毛骨悚然鬼哭狼嚎的啸声中，最后拖着尾音消失在茫茫戈壁的尽头。当然，更多的日子里，这里却是死一般的沉寂，惟有裸露出泥土的褐色鹅卵石，在赤裸裸的阳光下浮现出一层灰蒙蒙的光。

一九九五年残冬，一辆黑色“沙漠王子”搅乱了这里的宁静。这辆四驱越野车在曲曲弯弯坑坑洼洼的路面上朝荒塬驶去，它的轮下是条废弃多年的道路，随处堆积着小沙丘的路面上野草丛生，一簇簇枯萎的芨芨草、骆驼刺在寒风中摇曳。“沙漠王子”宽厚的车轮，一如残暴冷酷的铁蹄般暴殄肆虐地将那一丛丛枯蒿野草压得粉碎，惟有不多几丛芨芨草或骆驼刺，被飞转的车轮连根拔起甩到空中。坐在车上的人谁心里都清楚，自己屁股底下被车轮刨起的喧嚣，最后都将变成一条类似布匹那样幅面由窄变宽且渐渐稀薄的尘烟，向荒塬四周游荡飘散。

荒塬，突兀耸立，在瑟瑟寒风里一年又一年痛苦地经受着西域风沙的剥蚀，孤苦伶仃地站在那里追寻着一个散失多年的梦。

阒无声息的荒塬在一片死寂中显得格外悲凄苍凉。刮了整整一个冬天的西北风有如一个暴君已经把荒塬上的生机斩尽杀绝。裸露的荒塬上只剩下了褐色戈壁和灰白的盐碱滩。

荒塬的上空，有两只苍鹰舒展开翅膀打着旋，远远望去却仿佛是静态的，连根羽毛似乎都不曾扇动。由于高远的天空中有青灰的云彩飘浮，谁也分不出是鹰在飞还是云在动。苍鹰的高度渐渐地低了，飞旋的圈子也一个比一个大，已能隐约看清它们乌黑透亮的羽毛、刚劲勇猛的利爪和凶神恶煞般的眼睛了……蓦地，它们又扇动起有力的翅膀蹿向高空，甚至渐渐地快要触到云层了。只见前面那只苍鹰有力的翅膀拍打着灰色的云层，嘶叫着朝远方飞去，消失在祁连山白皑皑的山峰后面；而剩下那只则继续展开着倨傲凛然的翅膀，仍在荒塬上空似乎是一动不动地盘桓着……

钟洪一行四人离开省城兰州已经两天了。他们沿 312 国道西行，翻越乌鞘岭，甩掉嘉峪关，到达镇西县城后甚至没歇脚就直接扑向荒塬了。

司机王宏的脸面上没有一点儿表情，他紧握方向盘全神贯注地望着前方，随着沟沟坎坎高低不平的路面变化控制着车速。作为复员军人，二十七八岁上下的他中等身材体态匀称，五官虽没有特别之处，却仍是个十分帅气的小伙子。可能由于当过兵的缘故，他平时无论开车还是走路都习

惯于昂首挺胸，不管干什么事都麻利得像是一阵风。

副驾驶的位子上坐着个漂亮的姑娘，她叫田野。她皮肤白皙，容颜秀丽，从不抹那些乱七八糟化妆品的鸭蛋型脸上，嵌着双碧水般清纯透亮的大眼睛；几绺乌黑发亮的刘海斜搭在那皎洁的额头上，又给她平添了几分妩媚。通常情况下，田野是个很会捋飧自己的女孩子，她不管都市里的时髦姑娘如何追逐着时尚去变换发型和服饰，总是我行我素地将乌黑的头发拢向脑后扎成一束马尾，甩着它在人群里蹦来蹦去，加上身材修长，仿佛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散发着青春活力。但此时，这个平素极注意自身形象和仪态的姑娘却缩在大红色的羽绒服领子里，显出一副对周遭一切都无所谓的样子，刚上路时她那些准备饱览西域风光的雅兴，早被越野车纷纷颠落到了身后的旷野上。

坐在田野身后的小伙子名叫柯楠。这个精明干练的年轻人是总公司经营办的处长，一米八零的个头，穿一件乌黑锃亮的皮夹克。他前额突起，颧骨微隆，嘴唇饱满，使他的整个脸庞棱角分明，显得特别有个性。他经常跟随钟洪参加商务谈判，所以和钟洪特别熟络。这次公司派他跟钟洪一起出差，他一开始就显得特别兴奋。本来不善言辞的他一路上却滔滔不绝地胡吹神侃，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儿。车上不管是谁说到什么话题，他都出人意料地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可这会儿，他却恢复了少言寡语的常态，甚至满脸惆怅，就像是车窗外被“沙漠王子”铁蹄践踏过的芨芨草骆驼刺一样彻底地蔫了。蔫得像被霜打过的茄子一样无精打采。“唉！”他在心里长长地叹了口气。他打不起精神来不

是因为长途跋涉累的，像这样的路途他通常一连跑上几天也没事儿。再者，他的兴致本来还是蛮高的，但这种好兴致是冲着田野来的。田野在整个公司的女同胞里不论长相还是才气都是佼佼者，虽然她是学计算机专业出身的，英语却过了六级，俄语也说得特溜儿。柯楠平时就爱往田野身边凑，这次他们一起出差似乎意味着机会来了，他决定在丝绸之路上向她敞开情怀，说不定这浪漫的爱情足够自己回味一辈子。可就在昨天，当柯楠站在嘉峪关的城楼之上，面对西天的落日，望着被晚霞染红的戈壁，鼓足了十分的勇气向他心目中美丽的天使田野示爱时，却被田野很有礼貌地拒绝了。当然，这整件事除了天知地知，就只有他们俩知道了。但由于这样的结果大大出乎他的预料，就像一个人正好端端地走着路却没料到自己会一脑袋栽空，故而不止内心里觉得很没面子，其外在表现也开始变得没精打采起来。“真他妈的丧气！”此乃昨晚以来他在心里重复了无数遍的咒语。

田野尽管坐在柯楠的前面，可此时柯楠的心情和神态如何她是心里有数的。人们常说，年轻女人的脑后还有一双眼睛。这话一点都不假。田野知道柯楠默默地爱着自己，也深信他此时正忍受着痛苦、失望和无奈的煎熬。作为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模样英俊潇洒，且工作勤奋很得领导赏识的柯楠，似乎各个方面都是无可挑剔的，应该说他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好小伙子。自从田野大学毕业到公司上班后，就得到了柯楠多方面的帮助和关照。虽然他不善谈吐，性格内向，但每当田野的目光与他的眼神相遇时，他内心就

会升腾起一种火辣辣的感觉,那是一种掩饰不住的渴望,田野能从他的眼中读懂他曾几度欲言又止的话语。而就在昨天傍晚,在嘉峪关城楼之上,面对着浩瀚的戈壁,头顶着西天的落日,那些承载着爱意的言辞却终于还是被柯楠磕磕绊绊地表达了出来……她知道他为此下了多大的决心,鼓足了怎样的勇气,可这些话也是她早已料到和最怕听到的。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田野是个善良的姑娘,她不愿意伤害柯楠,可也对他从没产生过类似人们常说的那种“来电”的感觉,既没有牵肠挂肚的思恋也没有刻骨铭心的仇恨,尽管有人说“恨也能产生爱”。她只能平静地拒绝他,但就在拒绝之后,她反倒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很不好受,感觉心里沉甸甸的。

钟洪微闭着眼睛仰靠在座位的背枕上,用左手的食指与拇指不停地太阳穴上揉搓着。“岁月不饶人啊!”他在心里默默慨叹。同车的年轻人都被两天来的长途跋涉折腾得人仰马翻了,何况他这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呢。汽车一阵猛烈地颠簸,使钟洪下意识地捂住左胸并睁开眼睛,用深沉迷惘的目光望着车窗外这片自己曾经熟悉而今又已变得陌生的荒原。渐渐地,远方出现了一排排房屋的轮廓,随着距离的不断拉近,它们又变成了一片倒塌的建筑废墟。近了,更近了……在离这片残垣断壁百十米远的一片平地上,钟洪让车子停了下来。田野和柯楠迫不及待地跳下车,伸胳膊蹬腿地活动着因长时间坐车而变得疲乏、酸麻和僵硬的肢体。但是钟洪本人并没有立即下车,而是让王宏取出车上备用的电动剃须刀哧哧啦啦地刮胡子,那肃穆的神情不亚于虔

诚的佛家弟子来到了神圣的寺院塔林。随着他腮上胡茬子的逐渐脱落,现出一张十分英俊的脸来。黑发浓密,两道剑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给人一种可以洞察一切的敏锐感觉。钟洪的鼻梁也很挺拔,颧骨微微突出,虽然岁月的风雨沧桑已给他的额头眼角刻画出几道深深的皱纹,但这并没有使他显得苍老,反倒予人一种更加沉稳、踏实,可以信赖的感觉。此刻,他那线条分明、富有力度感的嘴唇紧闭着,使他那清癯的脸庞更显坚毅。在这张面孔上,一般人很难看出喜怒哀乐的微妙变化,这是沧桑岁月馈赠给坎坷人生的沉着和冷静,他平时就是用这种神情面对周围一切的。可今天,他腮上的肌肉却不时出现不易被人察觉的蠕动。等自认为脸上的胡茬已被彻底消灭干净以后,钟洪这才跳下车来,先是活动活动身体,以解除几分长途跋涉的疲劳,然后又从车里拽出一件崭新的军大衣披在身上,伫立在车门口,朝那片百米开外的废墟久久地凝望。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迟疑地迈开步子,默默地朝那里走去。钟洪这异样的表现,弄得田野、柯楠和王宏三人颇觉诧异。

此时的荒塬上一片沉寂。他们一行人踏破地面上那层泛着苍白光泽的盐碱壳的咔嚓咔嚓声,似乎并不是打破了这种沉寂,反倒使其厚重、博大了许多。

那只滞留于天空中的苍鹰,仍几乎是静态地游弋着。不知是出于忿恨还是无奈,突然,它凌厉地嘶叫了几声。那凄惨的鹰喉在青灰色的天地间回荡,竟激起一阵足以使人不寒而栗的畏惧感。此时,鹰在它的高度,圆睁双目以近乎仇视的目光,盯视着下面那几个打扰蛮荒沉寂的小小人形,并

不断伸缩着锋利的脚爪,似乎准备随时俯冲下去,将那些闯入者生生地擒住扯烂撕碎……

然而地面上的那四个人仍然执拗且默默地朝前走着,钟洪在前,其余随后。“沙漠王子”被丢在了他们身后的那片空地上。

“钟总,您以前在这儿待过?”为打破彼此间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田野往前紧走几步来到钟洪身旁,好奇地问。

像是被谁从背后猛地拽了一下,田野的问话让钟洪一下子顿住了脚步。这当儿,柯楠和王宏两人也从后面赶了上来,那踏破盐碱壳的咔嚓响动也随之停下来了。面对围拢上来的三个年轻人,钟洪心里的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他只能默然以对。尽管他临来这里之前自认为已做好了必要的心理准备,但面对着这片他和很多人曾视之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亘古荒原,点滴的记忆竟在霎时间酿成了滔天的情感巨浪,淹没了他的心胸……

是的,这是一片曾被泪水、汗水和血水浸泡过的土地,也是一片曾被三百多号年轻人用青春和生命反复耕耘过的土地!三百多号人啊,他们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播种在了这里,其中有些人甚至把生命也留给了这里!正是由于他们的付出和牺牲,这里曾经一度绿意盎然、条田毗连、水渠纵横、生机勃勃……而今,这一切又都不复存在了,只剩下残垣断壁以及围绕着那片废墟的满目苍凉。

“是的,我来过!”钟洪仿佛是深吸了一口气,才慢慢说出这句话来。“二十七年前,一群十六七岁的青年人怀着对生活的热望来到这里,用他们特有的方式,也就是那一代人

别无选择的方式在这儿拚搏、奋斗和挣扎……他们在这儿整整生活了十年！”

十年,对于一个时代而言也许算不了什么,可对于每一个鲜活的生命来说,那是多么漫长的一段岁月啊!

钟洪身边的三个年轻人,终于明白他为什么像催命一样连续颠簸两天多,甚至中途顾不上多喘口气儿,马不停蹄地直扑到这片荒塬来的真实原因了。田野为此长长地嘘了口气,她好像总算接近了这几年来一直困惑着她的某些问题的答案。算起来,她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黄河企业集团总公司”工作已经四年了,钟洪作为集团公司的副总裁正好分管她所在的外事办,他们工作中的往来自然也就多一些。记忆中,有好几次她都看到钟洪面对着窗外凝思远方……年轻女性特有的那种细腻、敏感的直觉告诉她,这个男人的内心深处一定有着某种沉甸甸的东西,在他事业成功的外壳里一定残存着对生活本身的某种失落或眷恋。此时,她和他一道正用双脚踩踏着的这片荒塬,到底掩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继续前行,咔嚓咔嚓的响声从苍白的盐碱壳上消失后,他们又在灰色的盐碱地上留下了几串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脚印。

随着脚步的移动,那片废墟终于在他们眼前呈现出真实的面目:一排排土坯垒筑的房屋大多都已坍塌,里面堆满了尘沙,少数侥幸没有倒塌的几间,顶棚和门窗也早已被拆卸精光;四周昔日纵横交错的大渠、斗渠、支渠、毛渠,也均已被黄沙所掩埋;当年网格状的农田,面对岁月的侵蚀竟全

部变成了淤满黄沙的沟壑与杂草丛生的荒野。

面对这凄惨苍凉的景象，钟洪惊愕得说不出话来，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又必须面对这真实的一切。难道这就是湮没了他们青春的土地吗？是他们曾经用汗水、眼泪与鲜血浇灌过的土地吗？是用青春的苦难砌筑成的家园吗？

不知是人类嘲弄了自己，还是自然惩罚了人类。总之，他们的青春、梦想、欢乐、苦难甚至生命都被大自然残酷无情地抹煞了，让岁月的年轮给碾平了。岁月就像是一个铆足劲向前飞奔的车轮，匆匆忙忙地碾过荒塬，只给这里留下一丁点儿斑驳的印记。

这里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远处的祁连山，近处的沙漠、戈壁滩，乃至他们脚下的这片荒塬，依旧静默如亘古之初。但这里又实实在在发生过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无不关涉到许多真实生命曾经的理想、憧憬、痛苦、欢乐……还有爱。这不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梦殇吗？

钟洪站在这片废墟上，迎着乍起凛冽的西北风想了许多，也想了许久……十七年前的初冬，一个死寂的早晨，天刚蒙蒙亮，一帮面色铁青神情呆滞的人离开了荒塬。他们背着简朴的行李，其中有许多人除了身上裹着的破旧的黄衣衫甚至是身无长物、两手空空……这支三百多人的队伍踉踉跄跄却也是悄然无声地默默行进着，他们没有欢乐，也没有不舍甚至悲痛，一切对他们来说都已经麻木了……他们稀稀拉拉的队列竟拖曳了足有一里地那么长。

钟洪看到当年的自己尾随在人流后面，衣衫褴褛，细瘦的脖颈上撑着颧有五个多月没剃过、头发似乱草般疯长的

大脑袋。他一手养大的那条名叫“黑虎”的杂种狗，则失去了往日的机灵活泼劲儿，蔫蔫地跟随在主人身边……荒塬，渐渐地远了，他的脚步也越来越沉重，双腿像灌满了铅，内心里壅塞着一种类似惆怅、苦涩、痛楚和迷惘混淆后的复杂感受。鲁玉、郝建国、武建设、丁一、刁银斗、郝玉梅……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不断叠印在他的脑海里，一种沉甸甸的负罪感袭上心头，迅速地占据了他的全身，淹没他所有的思绪和情感。倏地，他转过身子，望着连队打麦场上那一柱升腾缭绕的孤烟，两行热泪顺着他清瘦的面颊大滴大滴地滴落到他脚下的这片干润的土地上。他朝晨曦中的荒塬深深地弯下了腰来：“原谅我吧，我只是暂时离开你，我以后还会回来的。一定！”

从那以后，他汇入到都市生活的激流中。由于工作关系，他去过许许多多地方。他曾流连于五羊城下，也曾徘徊在黄浦江畔；他曾雨夜伫立在天安门广场，也曾月下漫步于松花江边。他甚至到过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大阪的豫园和莫斯科的红场……曾经的知青生活，渐渐地离他越来越远了。而荒塬在他的脑海里，似乎也渐渐地模糊了，直至变成了一个象征、一个精神上的远方……就在一个月前，他在美国考察期间，面对亚利桑纳州西北部科罗拉多大峡谷那颇为壮观的大瀑布，一直陪同在侧的美国朋友汤姆颇为自负地问他：“钟先生，此时此刻你在想什么？”

“想什么？”就在当时，在异国的土地上，钟洪的脑海里突然间蹦出了自己祖国西北部的那片干涸苍凉的荒塬。他